



日常生活译丛



中世纪有关死亡 的生活

(13~16 世纪)

陈劫 译
[法] 达尼埃尔·亚历山大·比东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常生活译丛

中世纪有关死亡 的生活

(13~16世纪)

[法] 达尼埃尔·亚历山大·比东 著

陈劼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世纪有关死亡的生活/ (法) 达尼埃尔·亚历山大 -
比东著; 陈劫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 - 80603 - 974 - 0

I . 中... II . ①达... ②陈... III . ①死亡哲学—
研究—欧洲—中世纪②葬俗—欧洲—中世纪 IV . 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996 号

责任编辑 齐敬霞 许 诺

装帧设计 王 芳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 印张 57 幅图 20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丛书”，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等重要内容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宫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闱、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设想死亡 7

《圣经》 7

书籍 7

图画 11

《圣经》教育 16

创新和持久 19

古代异教 22

新的信条 25

圣人和修士(僧侣) 25

布道 26

自我死亡 29

家庭和个人的礼仪 29

葬礼教育 35

死亡景观 39

教会的援助 44

死亡日历 44

宣告死亡 47

第二章 大转变 51

活着的时候 51

立遗嘱 54

预备死亡 59

临死之人枕边的神父 61

忏悔 62

领圣体	64
临终敷油礼	65
灵床	66
生命的最终标记	67
家庭医生	69
死亡瞬间	70
遗言	71
咽气	73
死亡证明	75
活埋	75
临床死亡	77
对死的恐惧	80

第三章 葬礼 85

对尸体的照料 85

痛苦 90

 死者的朋友们 90

 哭泣的家庭 92

葬仪 94

 夜间守灵 95

 死者的弥撒 97

 送葬队伍 99

 抬棺人 100

 教士和亲信 101

第四章 在基督教领地上 105

尸体 105

 棺材 106

 以鲜花和花圈为伴 108

坟墓 109

 准备墓穴 111

 陪葬品 111

 一枚卡龙的奥波尔 113

 坟墓上的十字架 115

选择坟地 118



教堂当墓地	119
在圣人旁边	121
公墓	123
从“腐尸坑”到骸骨堆	126
葬礼税	128
社会仪式	130
守丧期	130
丧事的颜色	130
丧服	132
丧宴	133
施舍	135
第五章 死亡职业	137
司法人员	137
公证人	137
法官、大法官和刽子手	140
医务界	143
“法医”	145
尸体剖检和解剖	147
给尸体抹防腐香料的人	151
技术和配方	153
分割尸体的人	157
第六章 丧事中的艺术家和工匠	161
零工	161
制棺人	161
瓦木雕工	163
遗像画家	167
演员	168
守夜妇女	169
丧事女裁缝	170
报丧人	173
喊丧人	175
哭丧妇	177
掘墓人和堂区财产管理委员	177

第七章 生活在墓地里 185

圣地 185

在墓地里祈祷 187

死亡的忏悔味 189

社会场所 190

墓地学校 190

在墓地工作 191

办市集 192

禁止的游戏和合法的演出 193

活人的寓所 195

高度监视下的区域 198

全副武装的墓地 199

排斥在外的 200

犹太人 201

未受洗礼便死去的婴儿 203

病人和被开除教籍的人 205

罪犯 207

高利贷商人的情况 208

动物 209

第八章 冥间的日常生活 213

走在去冥间的半路上：幽灵 213

炼狱 216

冥间的时光 217

地狱 219

地狱中的日常生活 221

坐镇家中的撒旦 222

魔鬼的厨房 223

地狱里的一星期 224

天堂 226

天庭 228

拯救之梯 229

天堂的衣装 230



第九章 结语 233

参考书目 237

译后记 241

引言

“死亡正在流行。”1980年，雅克·勒高夫为雅克·施弗罗的代表作《冥间的账簿》所作的序文中，就写了这么一句话。20世纪的最近30年中，围绕着这一主题所产生的疑问层出不穷，然而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仍是乐此不疲。继菲利普·阿里埃和米歇尔·沃韦勒之后，用让-皮埃尔·德荷尼奥古尔的话来说，史学家们用兼有“阿里埃病态的魅力，于伊赞加情色阴森的视角，施弗罗数字化的冷酷”^①的笔触，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带有各自感情色彩的必不可少的印记。周期性的对死亡的研究，大都触及到了当代人的敏感神经。当今之世，生之希望的爆发，招致了包括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们内心对于死亡，或者是对于死者的置疑。

其实，这一主题几十年来一直在演化发展着。于伊赞加在20世纪初时挑起了这个话题，其后几乎没有人再谈到了；后来到了20世纪40年代，吕西安·费布维尔发掘出历史研究中关于死亡部分的缺省；20世纪60年代，精神史引发了这个主题的又一次更新，但直到十几年后才又等到了一系列伟大著作的出现。这些作品一方面介绍的是人间，其中附有伯爵领地住民、里奥奈人或是普罗旺斯人的遗言，另一方面介绍的是冥间，其中包括雅克·勒高夫所作之著名的《炼狱的诞生》；随后，就不怎么有人提到死亡了。到了1991年，有人禁不住问，死亡难道不是“阻碍社会科学的绊脚石”^②吗？然而，几部新近出版的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和11~12世纪的

^① 让-皮埃尔·德雷尼奥古：《杜埃的死亡周围——态度、做法和信仰（1250~1500年）》（参阅本书《参考书目》），43页。在此感谢作者诚挚地与我交流他的论文。

^② C·雅沃，J·科尔内：年月不详，《多重死亡》，布鲁塞尔，扶危援助中心，1987。

死亡的著作^①，宣告了又一次的开始。死亡重归故土。

最近几年，关于死亡的研讨又细分为几个相近的部分。历史对于生者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更为感兴趣，用让·德吕莫的话来说，这种心理成了“恐惧心理文化”方面的热点研究目标。幸好，这种文化被众多“保证和保护”^②的手段所打倒了。其后，历史又对冥间产生了兴趣，于是就产生了幽灵——游离于生者和死者之间的中间人、地狱^③、天堂和炼狱结构的历史。丧葬考古学在中世纪研究上，特别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些进展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主题重新发生兴趣，尤其是用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要注意这是不能低估的视角，就像米歇尔·布托尔所渲染的那样，事物是“时间的枯骨，是人类现实的化石”。有关这一主题的书库，在最近几年里可说是大大地丰富了：一半以上的涉及这一主题的书目，发表于刚刚过去的的一个十年里。临近2000年的这两年来，各种刊物、研讨会和报告会的数量呈级数般的递增。^④

最近，主题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只是与死亡有关了，史学家们从此开始研究起了“生者和亡者间关系交织错结的种种社会形态”^⑤。备受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死者。通过对死者的遗言以及死后的财产清单等的研究，使死者能够开口说话，这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考古学家验视死者留下的证据：墓地的安排、下葬、骨架。对于历史及其传统的素材而言，考古学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可这门学科却奇怪地遭世人轻视：死者（几乎）只剩下了血肉、骨骼，有时甚至只有（毛发）。从斯堪的纳维亚的泥炭沼中，就取出了这样一些个体样本，尸体上的头发还保存完好^⑥。人类学家重新给了他们各自一张脸，重塑了他们的相貌。在促进从研究死亡转为研究

① 见本书《参考书目》中C·特雷福和M·劳尔斯的作品。

② 让·德吕莫：《西方世界的恐惧》、《保证和保护》（参阅本书《参考书目》）。

③ J·巴谢：《冥间的执法机关——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地狱的艺术作品（12~15世纪）》（参阅本书《参考书目》）。

④ 1997~1998年间举行了很多有关死亡史的活动，先是方若研讨会（《法国南部的死亡和冥间（12~15世纪）》，1997年夏，参阅本书参考书目），随后历史学家协会安排了一次“死亡和丧葬礼仪中的概念历史巡会”（1997年冬~1998年），国家科学研究中心6570研究混合单位又组织了一次关于“身体、疾病、死亡”的研究日（1998年1月~6月）等等。

⑤ M·劳尔斯：《追忆祖先，关心死者——中世纪的死者、仪式和社会（列日教区，11~13世纪）》（参阅本书《参考书目》）。

⑥ M·诺科特：《博克斯坦人和他的服装》，16页，波拉斯，1997。这具带头发的骷髅发现于瑞典哈尔兰德省。



死者的过渡方面，丧葬考古学理应将一大半功劳归结到这样一种意识上：今天，人们想要的是能与死者面对面，而不仅仅是用规范的或是数字的术语来描述死亡。这样，就可以在不必当心要时刻保持死亡离我们的距离的情况下，让死者对我们有所助益。考古行为是天然的，它可以让我们触碰到日常的现实，把那种不想放过任何一个信息的优点，呈现在历史传统资料面前。

但是，考古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是一种不完美的源泉。翻译会歪曲那些作为物质遗迹而必须保持客观的事实。

另外，死亡人口统计不是身份登记统计，因此这就是它同样也不能，在没有就对待死者的态度的准确反映做出测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因^①：死者骨架发现的数量，远远低于死者的数目。^②考古学家们很少发现超过500个墓的墓地，史学家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认为，墓地的发掘只能提供一幅被歪曲了的社会现实的画面。他们没有完全弄错，从这个侧面，只能获得这么一种看待中世纪死亡的非常片面的视角，甚至可以说是很微渺的视角。此外，骸骨的保存情况变化多样，且更适于保存20岁到40岁的个体，而对于那些新生儿和老者来说，他们的骨骼不全，因此保存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不仅死者的数量不足以让我们对中世纪的轮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且，这两个年龄段的死者骨骼也显得不够，它们对于葬礼的举行以及中世纪人面对死亡的感受的研究而言很重要。同样，写作的素材也受挫于同样的困难面前：直到中世纪末，死亡登记还很少见。

尽管有这些暗礁堵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考古学的样本。那些被承认只能代表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死者的骨架，其数目已足够揭露出社会对于死者



六个世纪前的人：博克斯坦人（瑞典哈兰德省），G·伊尔德布朗摄制，1982年。

① C·马塞：“墓地统计学”，《法兰西岛人类学和丧葬考古学小组联系公报》，1，巴黎，2~3页。

② H·加利尼耶的学术报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地理学94号打字本，“丧葬法”，1993年6月26日。

的总体上的态度。不管怎样，还是有成千上万看上去没有区别的死者，这些死者出身于各个社会阶层，我们可以细致地观测他们的骨骼，精确地研究他们的坟墓。对中世纪末来说，丧葬考古学主要还是集中于城市阶层身上。从人口上来看，尤其相对于农村阶层而言，城市阶层还只是少数，但至少不是局限于少量的精华身上。有待去完成的还有，依照成文的资料去比较对照这数千具的骨架。历史规律赋予了这些资料一些特权，尤其是死者过世所留下的遗言和财产清单。这些资料也被认为可以相互证明死亡的活动和仪式。

即使历史学家们曾经长时间地怀疑过考古学的作用，即使现在其中还有一些人仍在怀疑，可他们从此会对考古学怀有更多的敬意。直至13世纪，书面的资料来源仍非常稀少，一直等到15世纪才显得丰富起来。然而，在考古学上，庞大的死亡人数对于中世纪早期和末期的几个世纪来说，都意味着同样的价值。这个数字可以让考古学家观察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些演变发展过程，定位出其中的重大阶段，给发生的突变标志时间，尤其是可以帮助深入到坟墓的最深处，甚至是深入到实际经验的核心中去。从丧葬考古学这个既局部又合理的角度来看，尽管其间存在着被忘却了的、与现实之间的间隔，但还是应该加进对画面景象的再次验证。这些数以万计的畫面，通过俗教徒们在世的每一天所念或所说的日课经和祈祷经来上演死亡，且是在一种最家庭化的范围内，即深入到家庭成员内心深处的范围。即使是仅仅对于那些贵族，那些惟一或几乎是惟一能够拥有一本日课经的人而言，由于一些基督教保持谦恭的原因，因此向他们建议的死亡方式，也就只是像一般的普通人那样。画面不是照片——为死亡而拍摄的照片，不一定就与死亡的见证者所经历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而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定。今天人们都知道，面带着祥和微笑的死者卧像，并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但是这些艺术品仍然会过滤出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既有有关死亡日常性的，也有关于生者心理的。同样，浪漫主义文学给死亡留下了一大块位置，人们也许可以从中发掘出同样数目的“自我死亡”^①。

所以，在有数字标注的历史——用雅克·施弗罗的话来说就是“冥间的账簿”的历史，以及考古学家计算出的、不可忽略的死者余数以外，文本和图画

^① F·博达尔：《永恒的小门——死亡、荣耀和文学家们》，巴黎，阿捷出版社，1993。



给一段“微型历史”留出了位置。这段历史揭示了每个人面临死亡迫近时的内心感受：成千上万的人仍保存着遗言，临死之人有时用一种个人所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外科医生签署的公证合同中，流露出将要动手术的病人的感受，病人的生命只不过暂时在延缓，而且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文学读本扯得更远，伟大的老人们喜欢谈到他们自己将近的死期，他们经常用人们称之为临床术语的言辞来谈论。在重读这些资料来源，对照比较图片和资料的同时，可以撇开社会现象，进入垂死之人以及那些幸存下来为他们流泪的人的内心深处。与此同时，史学家放弃了“精确”史，即由数字和统计数据写成的历史，这种历史沉浸在一种同情的情绪之中，而这种同情促使史学家去思考今日的死亡，思考每个个体的死亡，也包括思考群体的死亡——不管群体相对于个体而言有多么的缺乏独特性。史学家开始关心起了祖先们的灵床。^①同时，为了尊敬亡者，史学家将发言权交给了从前的男女们——我们的祖先，我们就是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的。阿龙·J·古雷维施这样写道：“在历史研究中，那些能深入到人心灵深处的机会，会受到很多公众场所和充斥于文本间的印版所限制。”这些东西阻止我们进入到“真人”^②中去。死亡，恰恰就是史学家能从中跨越“过去”这道栅栏的动机之一。

尽管有以前时代的财富——诚然，那些时代都是必须参考的，本书由13世纪开始，这是一个丧葬礼仪和死亡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时期：从这以后，关于死亡的“新道学”、日益增长的对“新圣人”的崇拜、遗嘱执行、对俗教徒过于世俗化了的丧葬习俗和排斥性的升级、某些被教会取缔的家族礼仪（祷告夜），还有俗教徒们所形成的要求给死者做弥撒的力量的壮大等等活动都兴盛起来。^③这项研究只局限在中世纪最后的三个世纪里，且仅是轻微地触碰到了文艺复兴的过渡过程，因此没有要踏遍死神全部领土的抱负，而只是希望用更日常的方式，用物质化多于精神化的方式去丈量这片土地，希望有一天能进入到家庭成员的内心中，同他们一起见证丧事的缓慢进行，无论这

^① 我们留给别人来关心和探讨异端分子或新教徒们的丧葬法。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最近的《怀念故人》一书（参阅本书《参考书目》）。

^② 《中世纪欧洲个人概念的诞生》，294页，巴黎，瑟伊出版社，1997。

^③ M·劳尔斯：《追忆祖先，关心死者——中世纪的死者、仪式和社会（列日教区，11~13世纪）》（参阅本书《参考书目》）。

其中充满忧伤，抑或是洋溢着愉悦生机。

矛盾的是，在研究中世纪的死亡时，必须要掌握的恰恰正是生者的历史：首先是寡妇，这个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于中世纪早期重新激起了人们的兴趣^①；接着在13世纪，受到了传教士的影响。其后是亲属，他们负责丧事，组织安排葬礼和丧宴，还要遵从死者的遗命分配财产。我们还得考虑到那些靠死人吃饭的职业。虽说远远比不上殡仪馆长久的垄断，但是死亡仍成为了众多零散工作的生存之道，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报丧和叫丧的工作是邮政和发布讣告工作的前身，神父毫不犹豫地充当着公证人的角色，并与普通公证人产生了竞争；稳婆，除了能照看病人和垂死之人以外，还能在他们死后继续看管他们的尸体；女裁缝也精于缝制裹尸布，后者既有定做的，甚至还有现成的！演员们可以在葬礼上扮演死者生前的模样……哭丧妇的表现会令教士们不快；还有建墓人，制棺人；最后还有掘墓人的工作，虽说这项工作只能处在社会的边缘，甚至因工作行为的特殊性而受到世人贬低，就如同刽子手一样，即使是在执行正义的指令，维护生者的安全，却仍遭世人惧怕，但掘墓人还是被视为中世纪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还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死去的人给活人社会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赋予了生机。这部分人每天都在为死者祈祷或是效劳。从12世纪起，死者成了修道士经济的主要来源。到了13~15世纪间，死者用自己虔诚的遗产养活了穷人、孤儿和隐士；死者们永久性的用于做弥撒和捐赠上的钱，在中世纪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死者们通过捐赠修桥，为领土整治做出了贡献；通过遗赠那些身无分文和另外的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协助了“社会事务”：首先是在13世纪通过修建一些慈善机构；随后通过向医院捐款或是捐赠一些“被褥齐全的病床”，从而促进了公众保健；最后，还通过向大学生们提供教育捐赠，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②。有一种死亡经济存在着，人们可以拆开它的机理和牵连。在中世纪，死人总是登记注册在活人社会里的。

^①关于寡妇的典型特点，参见M·帕里斯：《中世纪早期的寡妇和寡居生活》，巴黎，1993。

^②D·库特芒什：《为子孙后代努力——15世纪初国王在巴黎的手下人的遗嘱》（参阅本书《参考书目》），147页及以下各页。

